

三遂平妖传

罌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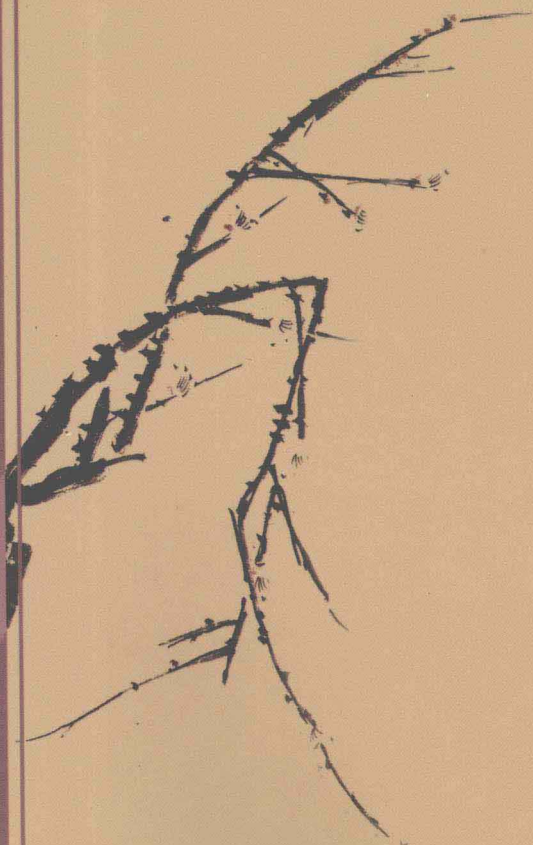
（元末明初）罗贯中

著

（清）元和观秋斋主人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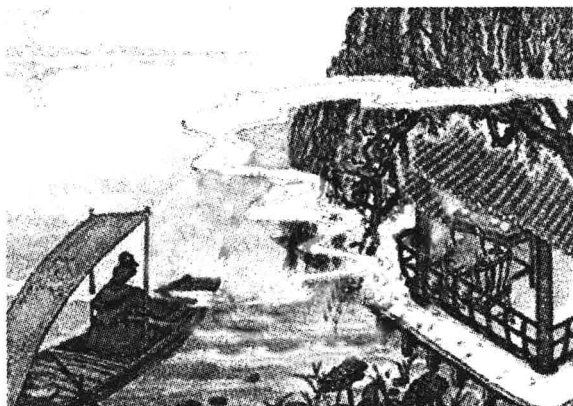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三遂平妖传 罌粟花

(元末明初)罗贯中 (清)元和观秋斋主人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封面设计:肖秋寒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三遂平妖传 罍粟花

编 著 者	(元末明初)罗贯中 (清)元和观秋斋主人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80
字 数	480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45-2/G·23
总 定 价	1200.00 元(共 5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总 序

中国小说，同其它国家、民族的小说一样，亦源于神话与传说。“小说”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后历经先秦的古代神话小说、汉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隋唐的传奇小说、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章回小说、现当代的白话小说约三千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其中以明清时期最为鼎盛，此间涌现了无数的经典传世之作。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向前发展，后世之物应有于前世之物。然而，此于小说却不完全成立。小说历万世而至今日，却有停滞不前之势。此中原因纷繁复杂，非语言所能详，在此谈几点原因，望读者思之。

历史因素。近代百余年来，国家积弱，屡受欺凌，国民皆为生存而奔劳，岂能安心下来创作和欣赏小说？社稷纷乱或许会造就思想之活跃，但它决然不是蕴育小说之温床。

社会因素。现代社会以经济为中心，现代人太过强调“时间即金钱”。平身静心，不计酬劳、时间创作一部小说，实非吾辈所能为。然任一佳作皆是耗费心血之作。

创作脱离实际。是时，中国小说呈低迷之态，更致使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心感自卑，以为祖宗之物不足以法，遂习于西方，“本、用”皆在此列。然，其不知东西有别，一民族有一民族

之特性与文化氛围，此等岂能学来？时而久之，此辈便觉脑中无物，无所可写，是故尽其凭空捏造之能事，致使文中无物可读。此盖因其不察于生活也。

今日国家昌平，本应是小说复兴之时。故吾辈集先贤遗作些许在此，一为展现先祖之所能，后辈知之不至妄自菲薄；二为重现华夏之正统，今人不再误入迷津。望各位时习之。

本套丛书大多选材于明清小说，内容涵盖侠义、传奇、公案、神鬼、演义等。其中虽非每部都不如四大经典名著一般，人人耳熟能详，然皆亦是历经风雨残存之作。其中人物或悲、或喜；或行侠仗义，或残害黎民；或谦谦君子，或卑鄙小人；或聪明机敏，或鲁莽耿直；人物之命运或饱经罹难，始获幸福；或作恶一生，终得报应；或一身清白，却反遭诬蔑；或作恶多端，却逍遥法外；……不一而足。其中，芸芸众生，栩栩如生；世间万物，杂而不乱，数百年后的读者阅之，亦有历历在目之感。也许这正是当今中国小说之豁缺吧！

此批作品皆先贤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中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其皆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段落遗失处标明“缺失”字样。望读者谅之。

编 者

目 录

三遂平妖传

- 第 一 回 胡员外典当得仙画
张院君焚画产永儿 (3)
- 第 二 回 胡永儿大雪买炊饼
圣姑姑传授玄女法 (10)
- 第 三 回 胡永儿试变钱米法
胡员外怒烧如意册 (16)
- 第 四 回 胡永儿剪草为马
胡永儿撒豆成兵 (25)
- 第 五 回 胡员外女嫁憨哥
胡永儿私走郑州 (31)
- 第 六 回 胡永儿客店变异相
卜客长赴永儿落井 (42)
- 第 七 回 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
献金鼎刺配卜吉密州 (49)
- 第 八 回 野林中张鸾救卜吉
山神庙张鸾赏双月 (56)
- 第 九 回 左癩师买饼诱任迁
任吴张怒赶左癩师 (65)

第 十 回	莫坡寺癩师入佛肚 任吴张梦授永儿法	(72)
第 十 一 回	弹子和尚摄善王钱 杜七圣法术剥孩儿	(83)
第 十 二 回	包龙图下令捉妖僧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93)
第 十 三 回	永儿卖泥烛诱工则 圣姑姑教王则谋反	(105)
第 十 四 回	左癩师散钱米招军 王则被官司拿下狱	(116)
第 十 五 回	癩师救王则禁诸人 刘彦威领兵收王则	(121)
第 十 六 回	王则领众贝州造反 永儿率兵掳掠郡邑	(126)
第 十 七 回	文彦博领兵下贝州 曹招讨血筒破妖法	(129)
第 十 八 回	左癩师飞磨打潞公 多目神救潞公献策	(134)
第 十 九 回	文彦博偶遇诸葛遂 李鱼羹献计擒王则	(139)
第 二 十 回	贝州城碎刷众妖人 文招讨平妖转东京	(150)

罌粟花

序	(155)
首回缘起	(157)

第 一 回	平台湾荷国首通商 争澳门英人初肇衅·····	(159)
第 二 回	入觐圆明园使臣辞疾 扩充公司局通事被拿·····	(162)
第 三 回	朱抚军严办司事 卢总督复召大班·····	(165)
第 四 回	设巡船私受规银 派钦使大烧烟土·····	(168)
第 五 回	议章程稟命国王 停贸易勒交人犯·····	(171)
第 六 回	九龙山炮击洋船 长沙湾火焚夷艇·····	(174)
第 七 回	英女主拈阄决战 林制台募勇筹防·····	(177)
第 八 回	邓总督严守厦门 乌抚台坐失定海·····	(180)
第 九 回	任情需索洋将投书 故意把持奸臣误国·····	(183)
第 十 回	伊大臣私饷牛酒 琦钦差尽撤兵丁·····	(186)
第 十 一 回	攻沙角陈副将阵亡 陷虎门关提督死节·····	(189)
第 十 二 回	琦钦差伏罪回旗 杨提督失机误事·····	(192)
第 十 三 回	将军妄动半夜出兵 制府无谋三路失守·····	(195)

第十四回	偿军饷首府议和 起义兵洋酋殒命	(198)
第十五回	练团勇大振声威 谢海神滥蒙保举	(201)
第十六回	探水路复攻厦门 筑外城再陷定海	(204)
第十七回	陷镇海大臣死节 驻姑苏幕府横行	(207)
第十八回	将军占梦大进兵 提督闻风忽反走	(210)
第十九回	袭镇海偏师覆没 弃绍兴大帅遁逃	(213)
第二十回	用伏兵偶然战胜 妒功臣又请讲和	(216)
第二十一回	攻乍浦守将尽忠 犯吴淞总兵逃命	(219)
第二十二回	陷宝山制台先走 破镇江都统无谋	(222)
第二十三回	谕洋将从容停战 听汉奸草率议和	(225)
第二十四回	守台湾有功被诬 攻印度失机可惜	(228)
第二十五回	焚洋馆和战余波 下明诏贤奸结局	(231)

三遂平妖傳



第一回 胡员外典当得仙画 张院君焚画产永儿

词曰：

君起早时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

东京多少富豪家，不识晓星宜到老。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年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其中一个员外，家中巨富，真是个钱过壁斗，米烂陈仓。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三个主管。这个员外姓胡名浩，字大洪，只有院君妈妈张氏，嫡亲两口儿，别无儿女。正是眼睛有一对，儿女无一人。一日，员外与妈妈用坐在堂上，员外蓦然思想起来，两眼



三
遂
平
敘
傳



托地泪下。妈妈见了，起身向员外道：“员外！你家中吃的有，着的有，又不少什么，家里许多受用；将上不足，比下有余。缘何恁般烦恼？”胡员外道：“我不为吃着受用，家私虽是有些，奈我和你无男无女，日后靠谁结果？以此思想不乐。”妈妈说道：“我与你年纪未老，终不然就养不出了？或是命里招得迟也未见得。闻得如今城中宝口官里，北极佑圣真君甚是灵感。不若我与你拣个吉日良时，多将香烛纸马拜告真君，求祈子嗣。不问是男是女，也作坟前拜扫之人。”便叫养娘侍妾：“且去安排酒来，我与员外解闷则个。”夫妻二人吃了数杯，收拾了家火歇息了。又过数日，恰遇吉日良时，叫当直的买办香纸，安排轿马，伴当丫鬟跟随了，径到上口官门首，歇下轿马，走入宫里来，到正殿上烧香，少不得各殿两廊都烧遍了。来到真武殿上，胡员外虔诚祷祝：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门中后代。员外推金山，倒玉柱，叩齿磕头，妈妈亦然，插烛也拜拜了。又况告化纸，出官问家，小在话下。自此之后，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烧香求子，已得一年光景。忽一日，时值五月间天气，天道却有些热。只见中间这个解库托地布帘起处，走将一个先生入来。怎生打扮：

头戴铁道冠，鱼尾模样；身穿皂沿边烈火绯袍。左手提着荆筐篮，右手拿着鳖壳扇。行缠绞脚，多耳麻鞋。元来神仙有四等：

走如风，立似松，卧如弓，声似钟。

只见那先生揭起布帘入来，看着主管。主管见他道貌非俗，急起身迎入解库，与先生施礼毕，樊上分宾主坐了，忙唤茶来。茶毕，主管道：“我师有何见谕？”那先生道：“告主管，此间这个典库，足专当琴棋书画的么？”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贫道有一幅小画，要当些银两，日后便来取赎。”主管道：“我师可借来观一观，看值多少。”主管只道有人跟随他来拿着画，只见那先生去荆筐篮内，探手取出一幅画来，没一尺阔，递与主管。主管接在手里，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莫不这先生作要笑？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不免将画儿叉将起来看时，长不长五尺，把眼一观，用目一望，元来是一幅美女图。画倒也画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什么钱。主管回身问道：“我师要解多少？”只见这先生道：“这画非同小可，要解伍拾两银子。”主管道：“告我师！只怕当不得这许多。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要当伍拾两银子，如何解得？”这先生定要当，主管再三不肯。两个正较论之间，只听得鞋履响，脚步鸣，中间布幕起处，员外走将出来，道：“主管，烧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员外，烧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员外道：“员外，稽首！”员外答礼道：“我师，请坐拜茶！”员外知道他是抄化的。主管道：“此位师父有这幅小画，要与伍拾两银子，小人不敢当，今我师定要当。”员外把眼一觑，道：“我师这画虽好，小值许多，如何当得伍拾两？”那先生道：“员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幅画儿虽小，却有一件奇妙处。”员外道：“有甚奇妙处？”先





生道：“此非说话处，请借一步方好细言。”员外与先生将着手径进书院内，四顾无人，员外道：“这画果有何奇妙？”先生道：“这画于夜静更深之时，不可教一人看见，将画在密室挂起，烧一炉好香，点两枝烛，咳嗽一声，去棹子上弹三弹，礼请仙女下来吃茶。一阵风过处，这画上仙女便下来。”那员外听得，恩忖道：“恁地是仙画了！”即同先生出来，交主管：“当与师父去罢。”主管道：“日后不来赎时，却不干小人事。”员外道：“不要你管，只去簿子上注了一笔便了。”员外一面请先生吃斋，就将画收在袖子里，却与先生同入后堂里面坐定吃斋罢，员外送先生出来，主管付伍拾两银子与他，先生辞别自去。不在话下。员外在家巴不得到晚，交当直的打扫书院，安排香炉、烛台、茶架、汤罐之类，觉到晚也，与妈妈吃罢晚饭，只见员外思量个计策，道：“妈妈，你先去歇息，我有些帐目不曾算清，片时算了便来。”不觉楼头鼓响，寺内钟鸣，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十分饿然黑雾，九霄云里星移。八方商旅，回店解卸行装；七星北干，现天关高垂半侧。绿杨荫里，缆扁舟在红蓼滩头；五运光中，竟赶牛羊入圈。四方明亮，耀千里乾坤；三市夜横凉气。两两夫妻归宝帐，一轮皎洁照军州。

胡员外径到书院，推开风窗，走进书院里面，分付当直的：“你们出去外面伺候。”间身把风窗门关上，点得灯明了，壁炉上场罐内汤沸沸地滚了。员外烧一炉香，点起两枝烛来，取过画叉，把画挂起，真是摘得落的娇娆美人，员外咳嗽一声，就

棹子上弹三弹，只见就桌子边微微地起一阵风。怎见得这风？善聚庭前草，能开水上萍；动帘深有意，灭烛太无情。入寺传钟响，高楼运鼓声；惟闻千树吼，不见半分形。

风过处，贝见那画上美人历所地一跳，跳在棹子上；棹子上一跳，跳在地上。这女子脚到丈五尺三寸身才，生得如花似玉，白的是皮肉，黑的是头发。怎见得有许多好处？

添一指太长，减一指太短，施朱太赤，付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态，纵有丹青画不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那女于觑着员外，深深地道个万福。那员外急忙还礼，去壁炉上汤罐内倾一盏茶递与那女子，自又倾一盏茶陪奉着。吃茶罢，盏托归台不曾道个什么，那女于一阵风过处，依然又上画上去了，员外不胜之喜，即时自收了画，叫当直的来收拾了，员外自回寝室歇息。不在话下。自此夜为始，每日至晚便去算帐。却说张院君思付道：“员外自前到今，约有半月光景，每夜只说算帐，我不信有许多得算。”不免叫丫鬟将灯在前，妈妈在后，径到书院边，近风窗听时，一时有妇人女子声音在内。妈妈轻轻地走到风窗边，将小姆指头蘸些口唾，去纸窗上轻轻地印一个眼儿，偷眼一张，见一个女子与员外对坐了说话。这妈妈两条忿气从脚板底直灌到顶门上，心中一把无明火高了三千丈，按纳不下，舒着手，推开风窗门，打入书院里来。员外吃了一惊，起身道：“妈妈做甚么？”那妈妈气做一团，道：“做甚么？老乞丐！老无知！做得好事！你这老没廉耻，每夜只推





算帐，到今半月有余，却在这里为这等不仁不义的勾当！“正闹里，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已自上画去了。那妈妈气喷喷的唤：“梅香！来与我寻将出来！交你不要慌！”员外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自道：“你便把这书院颠倒翻将转来，也没寻处。”那妈妈寻不见这个女子，气做一堆，猛抬头起来，周围一看，看见壁上挂着这幅美女，妈妈用手一扯，扯将下来，便去灯上一烧，烧着，放在地上。员外见妈妈气，又不敢来夺。那画烘烘地烧着，纸灰在地上团团地转，看看旋来妈妈脚边来，妈妈怕烧了衣服，退后两步，只见那纸灰看着妈妈口里只一涌，那妈妈大叫一声，匹然倒地。胡员外慌了手脚，交迎儿、梅香相帮扶起来，坐在地上。去汤罐内倾些汤，将妈妈灌醒，扶将起来，交椅上坐地，妈妈道：“老无知做得好事！”唤养娘：“且扶我去卧房中将息。”妈妈睡到半夜光景，自觉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后，只见妈妈眉低眼慢，乳胀腹高，身中有孕。胡讨外甚是欢喜，却有一件心中不乐：被妈妈烧了这画，恐后那先生来取，怎得这画还他？不在话下。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经一年光景，妈妈将及分娩，员外去家堂面前烧香许愿，只听得门首有人热闹，当直的来报员外道：“前番当画的先生在门前。”胡员外听得说，吃了一个蹬心拳，只得出来迎接道：“我师，又得一年光景不会。不敢告诉，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际，有缘得我师到来。”只见那先生呵呵大契道：“妈妈今日有难，贫道有些药在此。”就于荆筐篮内